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三 國 志

(七)

陳 壽 撰
裴 松 之 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 國 志

附 考 證

(七)

陳 壽 撰
裴 松 之 注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三國志

蜀志卷一

二牧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

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

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卽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

儉郤正祖也

而并州

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

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州

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尙書以選爲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爲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爲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

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儁。郤儉。皆貪殘放溢。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扶亦求爲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

倉令。會巴西趙遵棄官俱隨焉。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尙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

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紹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於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

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爲。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以

萬數。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攝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選

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

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

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爲臨邛長。子福見犍爲楊戲輔臣贊。

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殺岐。龍。

英雄

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計董卓保州自守健爲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興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焉意漸盛造作乘輿車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賈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

具千餘乘荊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爲

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

英雄記曰範聞父焉爲益州牧董卓所發徵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鑣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

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

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

典略曰時璋爲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與騰通謀引

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

英雄記曰範從長安亡之馬騰營從焉求兵焉使校尉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議郎河南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

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爲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爲監

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爲征東中郎將率衆擊劉表

英雄記曰焉死子璋代爲刺史會長安拜穎川扈瑁爲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荊州璋使趙

韙進攻荊州屯胸臆

(上蠢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爲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

曲多在巴西。故以義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

英雄記曰。龐義與璋有舊。又免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以義爲巴西太守。遂專權勢。

後義與璋情好攜隙。趙韙

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

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

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州亂。遣

五官中郎將牛夏爲益州刺史。徵璋爲卿。不至。

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

瑁狂疾物故。

臣松之案。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

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

曹公。曹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

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

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錄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

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先主。尋又令正

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川中諸將龐義李義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

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

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音墊

徒協反。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

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蜀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明

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

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

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

璋爲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闓爲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

相諸葛亮平南土。闓還吳。爲御史中丞。吳書曰。闓一名緯。爲人恭恪。輕財愛義。有仁讓之風。後疾終於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義

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

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爲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負爲婦人。如爲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

爵疑此封為不然

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

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

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攔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卽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卽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霸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臣清植案焉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既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為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為季興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

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及太倉令會巴西趙睦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疲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爲東界。○領兵。華陽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縣竹。縣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鑠械於郿塢爲陰獄以繫之。○繫。監本訛作擊。今改正。

劉璋累遣龐義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爲二字。

三國志

蜀志卷二

先主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

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

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

出貴人

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

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

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薦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爲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五葬反。棄官亡命。

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爲長吏者。常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

除爲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召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爲賊所破。往奔中

郎將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使爲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

而去。是時人民飢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

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難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三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帝獻

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殄。禍臻鄆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於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

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

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

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

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

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

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飢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

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

復合兵得萬餘人。

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爲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

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爲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

英雄記曰。

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爲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

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

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爲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

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

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

爲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

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於此也。

遂與承及長

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

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

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燕書，曹公使人闖門，既去，備謂張

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冲所云，何乖僻之甚乎？東

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爲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

東征先主，先主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官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旆，便棄衆而走。曹公盡收

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

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

駐月餘日，所失亡士

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

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

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爲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

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

心陰禦之。

九州春秋曰。備住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

劉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僞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的盧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憂哉。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

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

未足爲恨也。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

英雄記曰。表病。上備領荊州刺史。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

我爲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爲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旣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

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

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

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

不爲死何面目。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典略曰。備過辭表墓。遂泣涕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

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

而言不失信。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

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板。先主棄妻子。

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

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

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聽則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

臣。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從魯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

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